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 走进国企

中石油乍得项目开启国际合作新篇章

本报记者 齐 慧

编者按 2011年6月29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乍得100万吨炼油厂建成运行。在外界看来，这个炼厂规模并不算大，只能算作一般项目。然而中乍两国却格外看重这个项目，因为这是中国石油在非洲落后国家开展项目的新探索，开启了国际互利合作的新篇章。

乍得，这是一个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非常陌生的名字。乍得位于非洲西部撒哈拉南缘，有“非洲死亡之心”之称，一直以农牧业为主要产业，政变战乱时有发生，经济落后，在今年世界银行公布的2011年经营环境报告中排名倒数第一。

但乍得有石油，是非洲第九大产油国。虽产原油，可乍得自己用的每一滴成品油都要依赖进口，可以说在石油工业方面乍得还是“零”基础。而中国石油也想在乍得打开市场，他们并没有选择一味索取，而是在双方各有所需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开展合作，炼厂的建成运行，意味着中国石油在乍得扎下脚跟，也标志着乍得建立起了自己的石油工业体系。

从无到有，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艰辛？近日，记者前往中国石油在乍得的海外石油项目采访，一探究竟。

适应非洲才能立足非洲

众所周知，由于经济落后和社会动荡，在非洲开发项目都要经历高风险勘探、战乱、内陆运输等一系列典型的非洲难题，而且这些难题都是无法避免且反复出现的。

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有国际石油公司开始在乍得进行石油勘探并陆续发现油田。2003年乍得才开始生产原油，同年10月对外出口第一批原油。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石油也看中并进入乍得石油市场。

2003年12月18日，中石油购买了在加拿大注册的Cliveden石油有限公司25%股份，间接拥有了乍得H区块12.5%股份。可在过去30年中，西方石油公司在该区块累计钻探井15口和评价井1口，均无商业发现。

“这就是一场赌博，最后能否出油，没有人知道。”中油国际（乍得）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窦立荣说。

窦立荣是位石油勘探技术专家。曾在苏丹做过6年技术支持，根据他所在项目组形成的找油理论，苏丹发现了地质储量5亿吨的大油田。经过对乍得H区块30年来所有地质资料分析研究，查阅了2万公里二维地震资料，再与中国东部盆地和苏丹盆地对比，乍得项目组认为“这个盆地应该也是有东西的”。

在加大研究力度坚持勘探下，中国石油在乍得创造了一个勘探奇迹，2007年实现商业油流零的突破，2008年突破稀油，2009年发现高产富集区块，2010年至2011年发现高产、高丰度亿吨级大油田。

与此同时，乍得的战乱对项目的进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在恩贾梅纳街市中心，墙壁上至今到处可见弹痕。窦立荣就经历了一场“跨境大撤退”。

2008年2月初，反政府武装最终攻占恩贾梅纳，局势动荡，死伤数人。幸好，中国石油近年来十分注重海外风险防范，在国际事业部专门成立了防恐安全和HSE（健康、安全、环境管理体系）办公室。因为早有准备，在做好相关预案后窦立荣带领着员工们连夜撤退到喀麦隆边境小城古斯理军营内。随后，中国石油27名国际雇员、500多名当地雇员陆续返回家中，188名员工2月6日平安地回到中国，这也是中资企业在海外首次大规模人员跨国撤离和包机转运回国。

互利共赢才能长久发展

在乍得石油与能源部长的办公室里，炼油厂的几幅大照片放在了最显眼的地方，其图景或是在夜幕下的灯光璀璨，或是在蓝天下的绮丽壮观。

看到记者在看照片，部长骄傲地说：“这是乍得现代化工业的象征，是能源独立的标志。”

在我国千万吨级的炼油厂都已建了多个，为何这座年产100万吨的炼油厂在乍得会得到如此高的评价？

通过采访记者了解到，在目前乍得勘探区块分别由四个公司负责作业，除中石油外，还有埃克森美孚控制的Esso（爱索）财团，南非Energem公司，以及台湾中油公司。在中石油进入前，由于成本高昂，回报存在不确定性，没有国际石油公司愿意为乍得建炼油厂。

可对于产油国来说，要想获得石油工业的丰厚利润、拉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光有油田不够，还要有能生产成品油的炼油厂，要有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而乍得，虽然自2003年起出口原油，但因为没有炼厂，成品油仍旧全部依靠进口。由于地处内陆，乍得的成品油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是世界成品油最贵的国家之一。

于是，在2007年5月9日中油国际与乍得石油部签署了《炼厂合作协议》，当时中乍两国恢复邦交不到一年，炼厂项目为两国的友谊架起了一座桥梁。

然而，在经济落后的乍得，基础设施极其落后，更别谈相关配套产业，连一根螺丝都要进口，想建一座炼油厂，谈何容易。

仅运输而言，炼厂物资就多达45万运输吨。从中国到乍得，海运不算，陆运经过喀麦隆杜阿拉港口上岸后，还有2000多公里，其中有800多公里土路。沿路关卡重重，盗窃严重，车队要带着筑路设备、佩枪保安，物流成本几乎占到总成本60%。再加上酷暑的天气、疫病的传播、糟糕的交通……这一座100万吨炼油厂的建成在当地创造了历史。

2011年6月29日，在经历了重重困难后中乍合作的炼油厂终于建成投产，乍得总统代比亲临现场并题词“我们赢得了能源独立战役的胜利，而这些得益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作”。

带来的不仅仅是项目

“自炼油厂投运一年多来，生产的成品油已能完全满足乍得市场供给，乍得国内成品油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一，为乍得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窦立荣说，可中国石油在乍得带来的还不仅仅是这些。

石油上下游一体化项目的建设为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的就业机会，也培养了一批石油工业的人才。

赛德斯科是恩贾梅纳人，在中国石油已经工作近6年了，其间已经两次到中国培训。

“在去中国培训之前，还在担心会不会专业不对口，或老师不会认真教。结果培训后，效果特别好，我学到了石油企业的运作模式，油气勘探的运作模式等，对整体石油产业有了了解。对我将来的职业生涯有很大的帮助。”赛德斯科说感谢中国石油帮助乍得实现建炼油厂的愿望，也同样交给了他们生活的技能。

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发生在2008年2月，在乍得项目中方人员全部撤离到喀麦隆时，首都恩贾梅纳发生了严重的抢劫事件，许多外国公司都被洗劫一空，而中石油的办公楼却幸免于难。原来是一位乍得园丁挺身而出，正在休假的他只身拿着菜刀赶走劫匪，日夜保卫办公楼。事后这位园丁说：“中石油在，我的工作就在。”质朴的话语道出了当地员工对中石油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施工中，中国石油高度重视当地的生态环境。乍得大部分地区属于稀树草原，生态系统比较脆弱。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国石油在开发中小心翼翼，费尽心思。今天，在炼厂与营地附近，依然林木茂盛，也会有各种野生动物出没。

不只是这些，在乍得当地人眼里，中石油已经成为了最为可信的朋友。为了解决当地居民饮水问题，他们打水井；为了让当地儿童有书读，他们建学校；为了解决就医问题，他们捐赠药品医疗设备……用中石油人的话说，能做的都尽力在做。

就这样，以石油为媒，用友谊作舟，让合作领航，中国石油凭借着互利共赢的理念，打造了中国企业良好的形象，形成了两国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冀中能源镀“金”蓝领

精彩的“3D”动漫案例，全真模拟矿井培训，实地考察现代煤矿企业文化、安全文化和绿色低碳矿山建设成果……，冀中能源集团今年启动“蓝领镀金”计划以来，所属峰峰、邯矿、股份、井矿、张矿等已先期培训4000名班组长，不仅夯实了企业安全基础，且进一步激发了职工队伍活力。

细胞有活力，躯体才强健。冀中能源集团董事长王社平说：“班组长是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培养造就一支懂安全、善管理、作风硬的班组长队伍，不仅是保证安全生产的核心资源，更是企业发展的希望所在。”

为此，冀中能源集团今年专门制定了“蓝领镀金”计划，对万名班组长进行专项培训，内容包括国家、河北省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企业文化及班组文化，班组管理及风险预控、“三违”防治、“139安全管理模式”、事故预兆及防范措施等，承办方峰峰集团不仅精心设置授课内容，而且为其配备了专职班主任，进行全程跟踪服务。

在装备先进的3D演播大厅，班组长们戴着特殊眼镜，兴致勃勃地观看用3D效果做成的瓦斯爆炸事故、透水事故等重特大煤矿安全事故案例，身临其境地体验“安全教育”。“这样的学习方式，我还是第一次参加，通过观看立体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3D事故案例，使我更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血的教训’，以后一定带好班，确保安全生产。”桐梧庄矿通风区瓦斯班长陈海军感慨地说。

除了高科技的3D教学，培训班还创新了别开生面的“文化”课。石家庄一高校刘瑞源教授把悠扬的笛声带到了课堂上，用吹、拉、唱、书法、绘画等生动形象的讲解，让学员们在欢笑中感受到先进文化“倾心赏美，乐于受教”的真谛。

文字“下”黑板，讲课到一线。现场实物教学则是培训班的又一特色。“这是隔爆设施，隔爆设施不是防止爆炸，而是隔断爆炸……”实训部部长王立敏把安全教育课搬到了“井下”，现场给班组长们讲解设备运行原理，安全确认要点。

坚持寓教于乐，培训间隙，组织者还安排班组长到周边梧桐庄矿实地参观考察，了解班组文化如何做深做实。参观完河北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梧桐庄矿，邯矿集团赵利科说：“没想到这里会如此干净，出煤不见煤、排矸不见矸，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这里让我看到了现代化矿井的与众不同，美丽矿山真是名不虚传。”

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冀中能源班组长培训不拘泥于形式，强化过程，“疗效”明显。“培训内容不仅有思想理念层的东西，还安排了许多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知识。”听完峰峰集团结合实际的“139安全管理模式”，井矿集团李付林说：“一个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严格的管理制度，更应该具有高素质的职工。”而邯矿集团陶一煤矿班长王军伟则表示，“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用好管理艺术，带领职工共同成长，才能真正把班组打造成企业活力之源”。

“没有来的班组长‘翘首期盼’，培训结束后的班组长‘恋恋不舍’，如今‘蓝领镀金’计划已成为推动集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动力。”王社平说。

文/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许 凯 张国伟

12月5日，在广西钦州市临海工业园一皮革加工厂，工人在生产皮革制品。

广西钦州市近5年来相继淘汰了122家低产能、重污染企业，保护蓝天碧水下的宜居生态环境，与此同时，还通过科技与环保并进的模式建设发展临海工业园，让近万名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实现再就业。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庄吉难以承受之重

杨忠阳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过高的融资成本，常常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据媒体报道，尽管当前浙江温州庄吉集团生产秩序正常，办公楼边的服装生产车间十分忙碌，但受困于资金窘境，该集团生产经营已捉襟见肘。

作为温州老牌服装企业，庄吉集团自1996年成立以来，一直运行良好。公开资料显示，庄吉集团现有成员企业12家，去年销售收入超过29亿元。在温州服装行业，说庄吉集团是“标杆企业”，并不为过。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企业，为何深陷资金困境呢？必须承认，让庄吉集团陷入危机的主要是其子公司庄吉船业。2006年，为缓解传统服装行业利润日益微薄现状，庄吉集团在温州乐清投资成立了一家船厂。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不断扩大，国内造船业进入“寒冬”，近期船东弃船、银行抽贷、互保企业信任危机，三者叠加，将公司一下子推向濒临倒闭的边缘。

当然，“庄吉危机”有其投资不慎的一面，但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企业融资所付出的代价过大。按照庄吉集团高管的说法，5年前，庄吉集团贷款享受年息4.425%的基准利率，而当前银行给庄吉集团的年息为基准利率上浮10%，再算上票据票贴等附加业务，综合成本在月息1分以上。现在庄吉共有13.9亿元的贷款，一年利息等成本就高达1亿元左右，“已经没有办法承担这么高的成本”。

更让人担忧的是，在市场下行、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企业盈利能力本身就不强，经营好的企业利润尚且不到10%，经营差的企业能不亏就算不错了。如果金融企业不能因时因地调整利率政策，实际上是在加速其“灭亡”。

事实上，“融资难，成本高”，不仅是当前庄吉集团一家企业所面临的难题，更已成为不少企业难以承受之重。“现在企业基本上就是在替银行打工”，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的这句话，形象而深刻地道出了当下不合理的银企关系。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2493家上市公司共实现净利润1.5万亿元，其中银行业16家上市公司净利润8128亿元，约占上市公司盈利总额的54%。难道这16家上市银行所创造的财富真的比其他2477家上市公司多？非也！

社会经济利益蛋糕是一定的，商业银行多切一块，实体经济就少得一块。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一旦实体经济利益激励减弱，就会影响到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发达稳健的实体经济，是增财富、强国力的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怎样把这一精神贯彻落实好？有关部门需要拿出决心“实干”。

企业时评

资讯点击

中外绿色人居论坛举办

本报讯 记者梁睿报道：由住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建筑促进会主办，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常州武进区政府联合承办的第九届中外绿色人居论坛日前在常州市武进区举办。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绿色产业 生态发展”，希望从绿色人居和产业集聚的角度，结合武进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的特点，促进绿色生态领域国际交流合作，进一步探索绿色人居和绿色产业协调发展新模式。此次论坛，关注绿色建筑技术、绿色经济的国内外专家、政府领导、学者和知名企业代表共有1500余位共同参与。

王茅酒业打造高端品牌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由贵州茅台镇王茅酒传承人王祯联合香港金融机构软库金汇（SBI）共同组建的王茅酒业近日正式成立。香港软库金汇（SBI）金融服务公司将携海外资本先期向王茅酒业投入2亿元，预计3年总投资不超过8亿元资本，共同打造王茅系列白酒。

据悉，“王茅酒”系三大茅酒鼻祖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仁怀市政府收购王茅、华茅和赖茅后成立了贵州茅台酒厂，王茅酒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王茅酒业负责人表示，王茅酒生产制造基地设在贵州茅台镇，营销中心设在广东中山，将按照现代营销模式，重塑王茅酱酒品牌。

捷成集团加速市场布局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高端产品分销企业捷成集团日前宣布，尽管现阶段经济增长放缓，旗下消费品业务单位仍将加大在下游合作伙伴和人员配置方面的投资。

捷成集团董事李家祥表示，针对中国消费人群的变化，捷成将在高端消费品方面加大投资力度，拓展分销渠道，布局零售网络，同时继续通过独家代理的方式，向中国市场引进更多高端创新品牌。同时，捷成集团在未来两年内还将投资5.75亿港元扩展其保时捷经销业务，其中包括预计明年在上海开业的亚洲最大保时捷中心；在高端饮料业务方面，捷成将继续专注蓝妹啤酒等高端品牌的业务拓展等。预计到2015年，捷成集团的营业额将突破200亿港元。

本版编辑 梁 婧